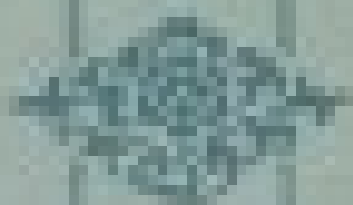


樂地紀勝



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

輿地紀勝



中國地理學史

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

輿地紀勝

一
〔宋〕王象之撰

中華書局

輿地紀勝

(全八册)

〔宋〕王象之撰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·244 7/8印張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1—500册 定價:480.00元

ISBN 7—101—01011—3/K·408

《輿地紀勝》的流傳及其價值

鄒逸麟

《輿地紀勝》二百卷，南宋王象之撰。

象之，《宋史》無傳。今採摭《紀勝》象之自序、寶慶丁亥李稟序、元吳師道《敬鄉錄》，以及清人劉毓崧《輿地紀勝跋》（《通義堂文集》卷七）諸篇根據《紀勝》文中有關記載所作的考訂等資料，其家世生平，大致可知。

象之字儀父，婺州金華（今浙江金華市）人。象之自序及李稟序均稱東陽王象之。按此「東陽」是婺州的郡名，不是指婺州的屬縣東陽。宋時金華是婺州附郭縣。以其所在地府州的郡號稱其籍貫是當時社會的風尚。與王象之差不多同時的陳振孫（？——約一二六一年）所著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稱金華王象之。同書提到其兄益之所著《職源》、《兩漢年紀》亦稱益之金華人。是象之籍貫金華是無疑的。

父名師亶，字唐卿，紹興二十四年（一一五四年）進士，官袁州宜春縣主簿、南劍州教授。乾道九年（一一七三年）後曾知江州，終廣東提點刑獄。「歷仕州縣，

皆有治績」(《敬鄉錄》卷十二)。有文集及《資治通鑑集義》行世(繆荃孫《輿地紀勝跋》,見《藝風堂文漫存》卷三)。

師宣有七子,象之行五。仲兄名益之,字行甫,淳熙十一年(一一八四年)進士,官分水縣(屬嚴州)、大理司直。嘗至成都,象之自序云「仲兄行甫,西至錦城」,即指此。著有《職源》、《漢官總錄》、《西漢年紀》等。叔兄名觀之,字中甫,曾知德化縣,後爲夔州路漕使,嘗至重慶、沔、瀘等地。象之自序云:「叔兄仲甫,北趨武興,南渡渝、瀘。」武興指當時的沔州(治今陝西略陽),屬利州路。渝州即重慶府(治今四川重慶市),屬夔州路。瀘州(治今四川瀘州市),屬潼川府路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云:「輿地圖,十六卷,王象之撰。《紀勝》,逐州爲卷,圖,逐路爲卷。其搜求亦勤矣。至西蜀諸郡尤詳,其兄觀之漕夔門時所得也。」

象之出身仕宦之家,本人也起自科第。慶元元年(一一九五年)進士,曾於寶慶元年(一二二五年)官長寧軍(今四川珙縣東)文學。紹定年間又知隆興府分寧縣(今江西修水縣)。本書隆興府官吏下陳敏識條云:「象之出宰分寧,相望百年,而陳公之英風遺烈,今猶未泯。」可以爲證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作知江寧縣。一說以爲乃江南西路分寧縣之誤(張鑑《冬青館甲集》卷五)。劉毓崧則以爲陳振孫與象之同時,「似不應誤其治之邑」,並提出《景定建康志·江寧縣壁記》雖無象之

名，但述諸縣令在任、去任皆相接銜，唯端平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七日間數十日無人任職，「斷無曠職待人之理，意者象之知江寧縣即在此時，而《壁記》偶失載耳」。此說實嫌牽強，但目前尚無確鑿證據足以否定，只得存疑。至於其終於何官，更無可查考了。

二

《紀勝》象之自序作於嘉定十四年（一二二一年）。然書中有寶慶以後沿革，如以理宗藩邸，改邵州爲寶慶府，避理宗諱，改筠州爲瑞州等。該書最後沿革述至寶慶三年（見順慶府），然同年六月升寶應縣爲州之事未載，仍作楚州寶應縣，則知該書建制以寶慶三年（一二二七年）六月以前爲斷。李暉序亦作於寶慶三年（丁亥），其有「今儀父所著，余雖未睹其全，第得首卷行在所以下觀之」云云，蓋所見當爲手稿，而付梓疑在紹定初年。

《紀勝》初刻本印數大概不多，流傳不廣。《元一統志》（趙萬里輯本）偶有所引。明時金石學家將書中碑記一門鈔出，刻有《輿地碑記目》四卷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云：「宋王象之撰。……所著有《輿地紀勝》二百卷，今未見傳本，此即其中之四卷也。」今存《輿地碑記目》已闕潭、彭、綿、漢、邛、黎六州和天水一軍共七卷。可

見明人看到的已非全本。四庫館臣因爲沒有看到過《紀勝》，所以未提到書有殘闕。清初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謂其所見《紀勝》，「鏤刻精雅，楮墨如新，乃宋本中之佳者」。後人多以爲錢氏也是園藏有宋版《紀勝》，「似仍完帙，不審尚在世間否耳」（顧千里《校刊輿地碑記目錄》，見《思適齋集》卷八）。錢曾所見是否確爲宋版《紀勝》，實有可疑處。錢大昕《養新錄》卷十四云：「予求之（指《紀勝》）四十年未得，近始於錢唐何夢華齋中見影宋鈔本，亟假歸，讀兩月而終篇。」《養新錄》自序作於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年），時錢大昕七十二歲，其初訪《紀勝》當在乾隆二十年前後，上距錢曾卒年（一七〇一年）不過半個世紀，其間江南並無重大兵燹，宋版《紀勝》竟了無蹤影，且修四庫時，以政府之力，亦「未見傳本」，故康熙年間宋版《紀勝》的存在是個疑案。嘉慶年間張鑑撰有《宋版輿地紀勝跋》（見《冬青館甲集》卷五），所指實爲影宋寫本，絕非宋版《紀勝》。張鑑曾肄業於浙江巡撫阮元築於西湖的詒經精舍，其所見絕不可能爲錢大昕、阮元所未見。

錢大昕發現了《紀勝》影宋鈔本後，爲該書的幽而復光、廣爲流傳立下了一大功。何夢華名元錫，乾嘉間錢唐人，浙江著名藏書家。自錢氏披露後，何氏所藏影宋鈔本《紀勝》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。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年）阮元巡撫浙江時（一）也向何氏借來影宋鈔本，並影寫了兩部。一部「嗣因四庫總目未收此書，

爰加以裝潢，獻諸內府，並仿當日館中提要之式，進呈提要一篇。藏副本於文選樓，而存提要之藁於掣經室外集。蓋深重此書，望好事者爲之重刻耳。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年）儀徵續修縣志，阮元將《紀勝》中真州一卷交付校正舊志數十條，並刻諸於續志之末。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丹徒包氏刻嘉定、至順鎮江志。阮元又「檢《紀勝》中鎮江府一卷，俾其附刻於後，而全書仍未能刻也」。可見阮元爲《紀勝》的流傳，用心實爲良苦。次年甘泉（今揚州市）岑紹周願出資刻《紀勝》全書，遂借得阮元影宋寫本鈔錄副本，並延請劉文淇及其子毓崧纂輯校勘記，紹周自補鈔本闕文。未幾紹周遽亡，至道光二十九年（一八四九年）才得正式付梓，即今存據文選樓影宋鈔本刊印的岑氏懼盈齋本《輿地紀勝》及校勘記五十二卷。從此《紀勝》一書得以流布於世，爲輿地學界廣泛引用。自南宋紹定初刻以來，歷六百二十餘年才得重行於世，亦學界一大幸事。又六年，咸豐五年（一八五五年）南海伍崇曜又據嶺南所存的影宋鈔本於粵雅堂開雕，即今伍氏粵雅堂本。現存《紀勝》就只有這兩種本子。

自錢大昕傳出錢唐何氏藏有《紀勝》影宋鈔本後，東南諸藏書家競相傳寫。現知嘉慶以後的鈔本約有下列數種：

一，孫爾準藏鈔本。孫爾準道光五年至十年任閩浙總督，諡文靖。馮登府

《輿地紀勝跋》云：「鄞令程侯以佛餅四百購於吳門，以贈孫文靖公，爲舊鈔本，少三十二卷。」（《石經閣文集》卷六）

二，海昌馬氏藏鈔本。何夢華歿後，錢大昕、阮元所見到的影宋鈔本歸常熟張氏。有人從張氏處影鈔一部由海昌馬氏購得。馬氏即馬思贊，字寒中，海寧人，所居名道古樓，爲東南藏書之冠，有道古樓藏書目一冊（見《道光海昌備志》卷三十六藝文十）。道光十年（一八三〇年）閩浙總督孫爾準自閩郵寄《紀勝》影鈔本與嘉興李富孫，囑其校讎。富孫即向馬氏借得其藏本與孫本互校，「其失去三十二卷，兩本皆同。馬氏本卷首影寫錢詹事手跋，曾鳴鳳劄子有漫滅譌闕字，與張氏刊載藏書記同」。馬本在嘉慶廟諱上一字間有闕筆，當爲嘉慶時所鈔，但在阮元借鈔之後。李氏認爲馬、孫「兩本皆影宋鈔，然互有闕葉及脫落字，似又非一本鈔出」（《校經廬文集》卷十七）。孫本出自吳門，恐爲何本以外另一鈔本。

三，朱奂藏殘本。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六十四：「愚考《輿地紀勝》，宋王象之撰，予從朱奂借閱，嫌殘闕未鈔。」此本來歷不明，當較何本更爲殘闕。

四，嶺南吳蘭修（字石華，清嘉應州人，嘉慶戊辰舉人，嶺南藏書家，其藏書處曰守經堂）之秘籍，爲陳儀部（其鋟）所珍藏的影宋鈔本，即南海伍崇曜所刻粵雅堂《紀勝》的底本。見粵本譚瑩代序、伍序。陳康祺《郎潛紀聞初筆》謂粵本「復

影刊元本《輿地紀勝》。不確。

五、海寧楊氏藏本。伍氏刊印陳本時，曾購得海寧楊文蓀（字秀實，號芸士。清海寧人，好藏圖書。見《中國藏書家考略》）所藏影宋鈔本，「原闕卷帙與陳本同，知二本所出無異。惟楊本凡遇宋本字畫殘蝕及宋諱闕筆皆仍其舊。又每卷標目皆先用墨筆鈎出其字乃以朱筆填之，足證宋本朱書標目尚略見原鈔舊觀」（伍序）。可見楊本較陳本更接近宋本原樣。

以上是錢大昕發現何氏藏影宋鈔本後，《紀勝》各種鈔本的流傳概況。自道光、咸豐兩刻本行世後，這些鈔本漸為湮沒，不知今尚有殘本存世否？現今國內外圖書館所藏均僅懼粵兩本。這兩種版本，孰者為優，因沒有做過全書的校勘工作，難下斷語。然筆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，對兩種本子做過小部分校勘工作，略談幾點看法：

一、伍氏粵雅堂開雕時，知道錢大昕的著錄和阮元的文選樓鈔本，但沒有看到過懼盈齋刻本。所以咸豐五年授刊時，苦無別本校讎，惟據陳本略加釐定而已。後購得海寧楊氏藏本才得校刊（伍序）。然而事實上這兩種鈔本同出一源，都是從何夢華本轉鈔而來的。今以嘉興府碑記一門為例，將懼、粵兩本與車秋齡所刊顧千里校《輿地碑記目》核對，發現懼、粵兩本往往是一致的。如「六里山石刻」條，

車本有「拾得青玉璽篆文吳真皇帝」文，懼、粵本「篆」均誤作「蔣」，「真」均作「直」。車本「法雲寺碑」文云「顧亭林市新創法雲禪院記」。懼、粵本均作「寶雲寺碑」，碑文中均作「清雲禪院」。車本「寶雲寺碑」文云「開運元年寺成，一僧夢云」，懼、粵本「一」均作「二」。同碑車本云「明早求之」，懼、粵本「早」均作「旦」。車本「雲間志」作「華亭令楊潛編」，懼、粵本俱誤作「楊偕編」。

二，懼本不僅較早於粵本，即其所據影宋鈔本（何本）也較粵本所據的影宋鈔本（陳本）爲早。所以就一般情況而言，懼本較優於粵本。筆者曾將兩本的臨安府作了校對，發現不同的有四十七處。其中有原始資料可查的，懼本誤九處，粵本誤十七處。其餘或有一二字出入，與內容無關；或雖有不同，然無原始資料可查核，難以判斷孰是孰非。這僅限於臨安一府的情況，全書如何，尚難斷言。

三，粵本卷首目錄按影宋鈔本照刻，某卷共若干頁、某卷缺若干頁（此當是影鈔時所加）與懼本全同。然懼本每葉二十行，每行二十字，共四百字。此當爲宋版原式。而粵本開雕時不知是否爲節約紙張、版面，改爲每葉二十四行，每行二十五字，共六百字。因而卷首目錄中某卷若干頁、缺若干頁，與該本正文實際情況不符。這是粵本一大誤差。

四，粵本在咸豐四年開雕時，主持人伍崇曜將所得顧千里校《輿地碑記目》

刊本中爲文選樓影宋鈔本《紀勝》所闕的碑記目都補上了，所以粵本的碑記一門恢復了明時的面貌，這一點較懼本爲強。

以上略談了幾點懼、粵兩本的差異，難以以偏概全。這裏對今本《紀勝》的缺卷、篇目問題再作一點說明。

當時阮元借得何氏影宋鈔本與四庫《輿地碑記目》核對，發現又較明時缺了溫、婺、處、衢、光、無爲、安豐、成都、重（筆者按：應作崇）慶、眉、夔、開、施、達、珍、忠、沔、階、成、西和、鳳、文、龍凡二府十九州二軍，共爲地二十有三。因成都府分爲上下兩卷，故爲卷二十有四，加上明時已缺六州一軍七卷，共缺三十一卷。另十七卷有缺葉。然而錢大昕《養新錄》却說缺三十二卷。以後學者多從此說。顧千里云：錢竹汀日記數《紀勝》闕卷有「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四」之句，認爲「其第一百三十五卷興化軍錢少詹未見」，故多算一卷，實應是三十一卷。阮元也認爲「顧說是也」。但在他所撰《提要》中又說：「其卷數全闕者，自十三至十六，又自五十至五十四，又自一百二十六至一百四十四，又自一百六十八至二百卷，共闕三十一卷。」按其實數則又爲三十二卷，蓋將卷五十濠州缺葉誤作闕卷所致。今本實闕三十一卷，錢、阮均有疏略。

又，原書目錄每卷下無行在所、臨安府、嘉興府（包括闕卷、闕葉）等標目，今

本目錄每卷下標目是「後人從《輿地碑記目》抄附，其所抄當爲書賈，從彼借錄，希圖射利，字畫極潦草，更多奪落錯誤，幾不可屬讀」（李富孫《校輿地紀勝跋》），見《校經廬文集》卷十七。此言不差。例如目錄第六十一卷桂陽府，《輿地碑記目》、《方輿勝覽》均同作桂陽軍，按《宋史·地理志》桂陽在宋一代從未置府，目錄誤。目錄第七十七卷德安州，《輿地碑記目》、《方輿勝覽》、《宋史·地理志》均作德安府，目錄誤。

阮元文選樓影宋鈔本在未刊前已由張鑑作了校勘。張鑑字子春，號秋水，浙江烏程人。嘉慶中由副榜授武義教授。浙撫阮元築詒經精舍於西湖，鑑即肄業其間，校勘當該時所作。以後岑紹周準備付刊《紀勝》，又請劉文淇、毓崧父子纂輯校勘記，成書五十二卷，自補闕文十卷，與《紀勝》同刊附於書後。劉毓崧《輿地紀勝》校勘記序云：「於張氏之說採錄無遺。其是者，則加引申；其非者，則加駁正；其有疑者，則爲之剖析；其未詳者，則爲之證明；其論之不定者，則參考以折衷；其說之互歧者，則援據以決斷。」此外，劉氏又輯錄了《輿地碑記目》，並以《元和志》、《寰宇記》、《九域志》、《輿地廣記》、《方輿勝覽》、《方輿紀要》、《大清一統志》以及史傳說部詩文集等，詳校異同，補脫正譌，證據不足者，則存以俟考，其體例前後不一致者，亦爲之指出，態度十分嚴謹。今本校勘記五十二卷，共出校

八千六百餘條，其中利用張鑑校記一千九百八十餘條。然張氏所校均屬理校。如「疑脫某字」、「當作某字」，均不注出所據。故內有五百二十八條經劉氏作了覆校，即上文所謂引申、駁正、剖析、證明、折衷、決斷等。這一工作對恢復《紀勝》一書原貌作出了重大貢獻。這次影印《紀勝》正文應將校勘記一併影印，分別附於各卷之後，以便讀者。

岑紹周自補《紀勝補闕》十卷，大多根據《方輿紀要》、《大清一統志》所引而爲今本《紀勝》所無者。今本《紀勝》缺卷、缺葉頗多，所引爲原書所缺部分，尚有可信之處。如原書卷葉完整，文句連續，所引逸文則又難以令人置信。至於逸文中，有京東西路東平府一則，京西北路鄭州一則，陳州二則，陝西永興軍路京兆府一則，秦鳳路河州、洮州各一則，河東路絳、隰、石、蔚四州各一則，更是無稽。譚師季龍先生在《宋本方輿勝覽前言》中否定了《紀勝》有包括西北諸州的「續錄」的可能，理由充分，可視爲定論，筆者在此不再贅述。不過要強調一點的是：《方輿紀要》作者顧祖禹也參加康熙年間初修《大清一統志》。兩書所引《紀勝》決非出自原書，而是從其他書上轉引而來的，可靠性極差。試想如果《一統志》開局時《紀勝》原書尚存於官府，而修四庫時，怎可能「未見傳本」呢？

關於《紀勝》一書的特點和價值問題，譚師季龍先生在《宋本方輿勝覽前言》（又題《論方輿勝覽的流傳與評價問題》，刊《中華文史論叢》一九八四年第四輯）已經講得很透徹，見解十分精闢。筆者在這裏只是做一些有關方面的補充，重複之處，在所不免。

《紀勝》以前保留到今天的全國總志有四部：《元和郡縣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元豐九域志》、《輿地廣記》。除《輿地廣記》外，前二部都是供帝王統治地方的官修書，修書的宗旨很明確。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志》序云：「以爲成當今之務，樹將來之勢，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爲切也。」故其書主旨在於「辨州域之疆理」。《太平寰宇記》上表云：「萬里山河，四方險阻，攻守利害，沿革根源，伸紙未窮，森然在目。不下堂而知五土，不出戶而覩萬邦。圖籍機權，莫先於此。」王存修《九域志》也是爲了了解「壤地之離合，戶版之有耗登，名號之有升降」，故其書着重於「州縣廢置與夫鎮戍城堡之名」，「道里廣輪之數」。《廣記》雖非官修，其內容專述歷代州縣沿革是一目了然的。王象之撰《紀勝》的旨趣與上述四部總志迥異。他在自序中說：「世之言地理者尚矣。郡縣有志，九域有志，寰宇有記，輿地有記。或圖兩界

之山河，或記歷代疆域，其書不爲不多。然不過辨古今、析同義，考山川之形勢，稽南北之離合，資遊說而誇辨，博則有之矣。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，以借助於筆端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使騷人才士於寓目之頃，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，則未見其書，此《紀勝》之編，所以不得不作也。」所以它的體裁與前四部總志多有不同，主要表現爲：

一，前四部總志體裁雖然也不完全一致，然而大體上包括當代疆域、州縣沿革、州境範圍、四至八到、山川湖澤、古蹟名勝、戶鄉數字、物產貢賦等等部分。《紀勝》則完全捨棄了早期總志所有的州境、四至八到、戶鄉數字、物產貢賦等門類。同時將《寰宇記》的風俗一門擴大爲「風俗形勝」，將以前總志列在各縣下的山川湖澤、名勝遺址，分爲景物上下二門，並專列古迹一門，而將人物分爲官吏、人物、仙釋三門，又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碑記、詩、四六三門。於是全書包含了府州沿革、縣沿革、風俗形勝、景物上、景物下、古迹、官吏（多者亦分爲上下）、人物、仙釋、碑記、詩、四六等十二門。這種體裁對以後元明清三代總志的修撰有很大影響。

二，《元和志》、《寰宇記》只是偶而引用前人詩文的片言隻語。《紀勝》除了新增詩、四六二門專輯錄前人詩文外，又搜集了大量與一地風俗形勝、景物、古